

的世界，其实就是由这些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伤痕组成的。”说的是一样的道理，没有遗憾与伤痛的旅行只是游览，能留下伤痕才留下意义的旅行，可以成为历练、生之涯的一段激流。

因此全书中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第二章“我们为什么旅行”开篇处那个近乎短篇小说的大马哈鱼的故事，它的生死繁殖被包裹在老朋友的闲谈中，它的血腥又被包裹在老店阳春面的寂静中，编织其间的还有我们的父辈与儿女的过去与未来的悠长岁月，我们自身的种种有限和惦念。于是我们反复上路，如大马哈鱼慷慨投身宿命，不回答生命中过多的为什么，只是只身去完满这个问题，好好发问，好好填充悬疑的蛛丝马迹，直到答案自己从编织的花纹浮现，就像阿罕布拉宫那些神秘的摩尔人纹样。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和游记无关，本身就是漫游，而且充满文学的、孤独的突袭。孤身上路是必要的，不是为了人的艳遇，而是为了与整个世界的艳遇。当你眷恋世界文明的时候，世界也在眷恋着你。因为你沉默，你成了最大的耳朵，你会像里尔克《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所写：“在耳蜗里建起一个圣殿”，敞开接纳这繁复而井井有条的来自历史和自然的诸神进驻其间，而最终你得以在此万神殿里遭遇的，是你自己。这就是世界对你的眷顾、赏赐。

也许，回到最朴素的层面来说，陈丹燕用如此浓墨重彩又凝练如诗歌的文字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你没有任何借口不上路，不去寻找，无论寻找的是什么，地图上总要有你眺望和惦念的一个点。她要引起的也不是你的艳羡，孤独并不需要艳羡，她旨在提醒你的孤独——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旅行书名为《孤独星球》的缘故。有道者不孤，道也是道路，星球上满布的伤痕构成了我们的道路，而行走其上又使道路回到道：言说与道理。如此说来，对“旅行”的“哲学”“讲述”，容纳了“道”的三层含义，而如此复杂的奥义，却只取决于你的行走。

“只要你走出家门，开始旅行，你就已经

把自己心中柔软的部分交给了无常的未来。只要你与这个世界交换了感情，就会被本与你并不相干的那些痛苦累及。这就是旅行者的命运。”这是全书中我最心有戚戚焉的句子，来自陈丹燕在“九·一一”事件后对到过倒塌双厦的女儿的安慰，虽然我没有见过双厦，但也曾在日本地震后如此为我热爱的彼国的山水凡人流泪。虽然我只行走过不到陈丹燕三分之一的国度，然而这些无常的痛苦已经把我们“累及”、“相干”，就像乔伊斯的命运、川端康成的命运、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如此跟我们休戚相干一样，这岂不也是旅行者的另一种幸福？因此我们成为孤独的家眷，能在默听世界的神秘讯息时思念起彼此。

《爱达或爱欲》的俄国爱恋

◎ 文导微

《洛丽塔》与《微暗的火》使纳博科夫在英语文学中获得毋庸置疑的一席荣耀之地。此后，他又在一九六八年完成了他第三部最重要的英文长篇《爱达或爱欲》(以下简称《爱达》)，那时，年近古稀的纳博科夫已同俄国故土分离了将近半个世纪，几经漂泊，成了一位定居瑞士的美国公民，从时间、空间和护照来看，都已距离俄国十分遥远。然而，俄国始终是游子心上的明月，从相对传统的第一个俄文短篇《小精灵》，到晚年更具实验性、更加斑斓的英文长篇《爱达》，这弯明月始终在作家茂密的文字丛林透着亮光。



纳博科夫
(1899—1977)

“舞会、兰花，还有《樱桃园》”

《爱达》开篇就透出一缕尽管已由棱镜折射过的俄国之光：“所有幸福的家庭不尽相同；每个不幸的家庭却多少相似，’一位俄罗斯文豪在一部著名小说的第一页便开宗明义。”多数《爱达》的读者，都能立即还原这句似曾相识的引文。按照化名为薇薇安·达克布鲁姆的纳博科夫在书后的解释，“此处讽刺了对俄罗斯文学经典的种种误译”。文学作品屡遭误译的问题一直让他痛心疾首，他在讲课与接受采访时都多次言及此病，同样，在《爱达》中，他也不时涉及这一话题：或采用上文已展示的“倒错”手法，以及类似的“混搭”手法，如“《叶甫盖尼与拉拉》”、“普希金的诗‘无头骑士’”，来含蓄地揶揄；或先于文中暗讽再于文后点破，批评具体的误译实例，如洛厄尔对曼德尔施塔姆诗句的误译；或直言误译是对“死去的无助的作者”的“欺扰”。作者通过不同的手法来讽刺让自己耿耿于怀的误译现象，尤其是“对俄罗斯文学经典的种种误译”。

而俄国文学在小说里的现身之地，显然不仅仅限于有关翻译的话题。纳博科夫对俄国文学的评论穿梭于他的多数小说，这些评论均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俄国文学讲稿》的和声或补遗，若将它们抽取、集结、整理，或可形成又一叠文学讲稿。在《爱达》中，我们可以看到纳博科夫的一个重要观点：“所谓‘内心独白’即‘意识流’，为列夫·托尔斯泰所运用（比方说在描写安娜乘马车驶过莫斯科街道时的最后印象）”，早于乔伊斯数十年；谈到细处，纳博科夫则发现“微笑着”是“托尔斯泰在小说人物语言中最喜欢使用的套路，显示其淡定而高人一等”。在《爱达》的文学评论部分，托尔斯泰得到了许多笔墨，其次是契诃夫，这种排序正符合《俄国文学讲稿》开给几位俄国作家的“成绩单”；而纳博科夫对《日瓦戈医生》的不高评价，也通过巧妙的戏拟手



《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 纳博科夫著 清琦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法，即将“日瓦戈”(Zhivago) 换作“梅尔特瓦戈”(Mertvago)，得到艺术的体现；此外，普希金、莱蒙托夫、勃洛克，以及上文提过的曼德尔施塔姆等数位让纳博科夫敬重的诗人，也出现在小说里。

有关俄国文学及其翻译的讨论在《爱达》里占有无法忽视的篇幅，作者内心对俄国文学的牵挂，由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俄国文学与这部小说还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同小说的人物和主题直接相系：小说里有名字出于莱蒙托夫长诗的主要人物，如“德蒙”、“塔玛拉”；俄国文学在小说人物心中地位极高，对俄国文学的喜爱与良好修养成为小说人物的重要特点，凡形容爱达时说，“她喜欢美女所喜欢的一切……舞会、兰花，还有《樱桃园》”。这看似平淡的随口介绍、平常又特别的并提，恰好反映出小说人物对俄国文学的自然亲爱与入骨深情；至于主题方面的联系实例，则可回顾小说的第一缕俄国之光，即开篇对《安娜·卡列尼娜》首句的戏拟。它不仅在讽刺对俄国文学经典的误译，而且在呼应《爱达》如副标题所示之“一部家族纪事”的家庭主题。这条来自安娜的线索在小说下文还将继续蔓延，正如来自纳博科夫心上的俄国文学之光还将继续照进这部小说。

“而你记得吗”

纳博科夫俄国时期的创作也是他所珍爱的俄国文学的一个部分。《爱达》还引导读者屡屡回望作者自己俄国时期的创作：“菲雅尔塔的春天”被直接提起，“享受着嬉戏湖水与雨水的双重快乐”使人联想到《圈》，但更多的回忆还是来自他的最后一部俄文长篇《天赋》。

《爱达》与《天赋》有许多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的开头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向俄国作家致敬（前者向托尔斯泰，后者向果戈理）；文中，它们的叙述者都曾提到将写一本书来纪念想要纪念之事或人的念头，且这本书便是读者眼前的书；它们的第四部分都相对独立，可算作“插入的章节”，内容都是叙述者彼时所写的一部作品；两部小说的叙述者的父亲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儿子的敬爱，都会不同程度地背出普希金的诗；两部小说都显示了生活中光与影的更迭，等等。

还有一个通过多层暗示呈现出来的相似。《爱达》里不止一处出现了“燕子”意象：“再看看轻盈的燕子！多么快乐，自然，多么悲伤，人！”；“哦！谁会将我的露西尔还给我，/还有多尔湖及灵敏的燕子？”；“雨燕仍绕着那里的塔楼飞旋”。而“燕子”的飞翔也在纳博科夫接受访问、谈及《爱达》时被特别提起（See Nabokov, *Strong Opinions*, New York: Vintage, 1990），这也值得注意。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两个熟悉的句子（并且都是由转接自俄文的拉丁文拼写而成）：“而你记得吗，a tŭ pomnish’”与“Eshchyo bŭ!”（那还用说！）。对反复出现的词句的警惕绝非多余，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就通过“出生地”、“埃克斯”以及“说得对”的重复，发现了《爱达》里一个关键的秘密（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下册，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可见词句的重复有时是重要的线索，轻盈的燕子和悲伤的人、（以陡然上升的调型三发问的）翘首以盼的“pomnish’”，还有（以坚定不移的调型二

作答的）如约而至的“Eshchyo bŭ”，或许都在反复呼唤——回到《天赋》的《燕子》：

有一天傍晚我们两个
在一座古老的桥上站立，
我问：告诉我，你可会至死
记住眼前飞过的那只燕子？
你答：那还用说！
于是我俩哭了，
像生命在飞翔中悲泣……
到明天，到黄泉，到永远——
那一天，在那座古老的桥边……

《燕子》是纳博科夫最喜欢的一首俄文诗，它曾为《天赋》的记忆主题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天赋》也使诗里的燕子成了纳博科夫笔下的一个经典象征，记住燕子，便是记住心中珍爱的往事、那些“断线的珍珠”。三十多年以后，当这位美国作家已经用英文写作，却仍然念念不忘他的俄国燕子，让这梦幻般的鸟儿在《爱达》里飞来飞去，环绕着“如漂往北国的一叶轻舟”的童年记忆，这无疑为小说的记忆主题添加了生动、多重的怀旧氛围。另外，这位俄国老贵族也许还在试问读者：“而你记得吗，我的那些俄文小说？”

“童年已经七零八落了”

他的那些俄文小说和许多英文小说都离不开记忆主题，研究者布赖恩·博伊德认为这是他“最光辉的两个主题”之一。记忆主题里最动情温柔的部分又总少不了他于其中度过童年的俄国故园。《爱达》也不例外。

对阿尔迪斯庄园两个夏天的回忆构成第一部的主要内容，它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空间，此后几部的篇幅依次减少，第二部只有第一部的一半，第三部只有第二部的一半，第四部不超过第三部的一半，第五部仅有十余页，这便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形似一支箭头，恰好跟“阿尔迪斯”在希腊语中的意义重合。箭

头的最宽处是阿尔迪斯的童年时光，此后则是“岁月不断加快的坍塌”，是“时间之箭似乎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始终更冷、更支离的空中飞逝”（布赖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下册）。虽然《爱达》的故事发生在名为“反地界”的星球而非地球上，但这却阻挡不了我们从作者对阿尔迪斯庄园的夏天、树林、初恋等的种种描写中、从浓墨重彩的丰饶时光中，看出俄国庄园的影子、看到作者对俄国的牵念。一次下楼时在扶手上摩擦产生的手掌的灼热感，能使凡回忆起童年的相似经历；一个平静吞服合拢的手掌里五颜六色的各种药片的动作，会让叙述者感觉“如同一位寻常的俄罗斯乡村姑娘在吃刚刚采自林间的浆果”；一声咳嗽能让叙述者认定是“以俄罗斯的方式”；就连一个胳膊弯成的弧度，也会被认为是“俄罗斯新月形”——不单是新月，不是美国的新月，不是任何别处的新月，偏偏只是俄罗斯的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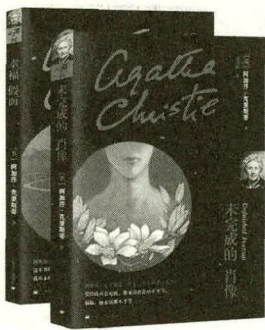
这弯新月曾照耀他的俄国，那里有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背井离乡之后，俄国的月便成了他明亮的忧伤。写作《爱达》的四十多年以前，纳博科夫在他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俄文短篇《小精灵》里写过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族人在罗斯

一个也不剩了。一些成了袅袅烟雾，另一些散落在五洲四海。家乡的河流忧伤了，再不见那只淘气的手去搅碎月光……”原来，即使漂洋过海，阔别数十载，故园之月始终都在笔尖心上，——尽管暮年的《爱达》已经不太可能再像当年的小精灵那样，直接说出“我知道，你也想家”，它的抒怀只能更加克制，只能偶尔（甚至只能仅仅关在括号里的“附带地”）走神回望，或偶尔蜻蜓点水般地轻提一句“童年已经七零八落了”，然后迅速回归小说的愉快氛围，重新戴上面具，恢复得意的语调，继续语言的狂欢、试验和其他更多主题。——原来，既然存在着爱与别离，乡愁便已在心底生根，需得为此沉吟一生。

对俄国的爱恋与书写，也许算不上《爱达》的核心主题，甚至无关所谓的情节主线，可寻找这位俄裔美籍作家作品中某些始终不渝的东西，辨认其中从未消退的俄国底色，却也不无意义。纳博科夫曾在俄文小说《荣耀》里写道：“阿奇博尔德·穆恩悄悄地偷走了俄罗斯，并把它锁在自己的书房里。”或许，作家自己早已偷走了俄国，将其高悬于书房一角，以月为灯，以爱作文。

阿加莎·克里斯蒂“心之罪”——《未完成的肖像》、《幸福假面》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黄芳田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



克里斯蒂的“心之罪”系列小说共六本，陆续发表于一九三〇至一九五六年间，是在她经历悲伤的离婚、丧母、失忆事件及一九三〇年幸福再婚之后，也可说是在她饱尝人生悲欢、度过最波涛汹涌的一段岁月之后；而且，这位侦探小说天后，这个系列写的却是人心内在的风景及种种冲击，其中《未完成的肖像》更被视为她的半自传。

虽是爱情小说，推理天后仍然运用其高超的推理逻辑，由一个个人物出场、一个个事件娓娓铺陈……然后，在一个个的意想不到之中，让读者了解了一个个关于爱情的真相。爱情本身的幽微难解，似乎不到最后关头总难以论断，又何尝不是一出出的推理剧、推理小说呢？